

作家的世界

牛志安 李政放 编著



作家的世界

牛志安 李政放 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 新登字05号

作家的世界

牛志安 李政放 编著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12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20000字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200册 定价：4.80元

序 引

蒋锡金

牛志安、李正放等同志费了很多年心力，辛勤编着了这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生涯事迹、遗闻佚事的史料性文稿，名为《作家的世界》，共66篇；分成上下两辑，上辑名《文坛剪影》、下辑名《文海拾贝》。书已脱稿杀青，出版社也已接受将予付梓行世，这是很可庆贺的。作者和出版社双方来邀我为此书写一序引，我才疏力薄，受命惶恐无已。

我无力细读原稿，只能浏览全书的目录，借以约略其大概，然而也能够感知，这可能是一本有益和有用的书。

为什么这样想？这是因为，今年1991年才开头，我国许多报刊都以大量篇幅，连续报道了台湾作家三毛女士自杀弃世的情况和消息。——我孤陋寡闻而少识，她的作品我未读过一句。只是由各种传播媒介得知，她原来姓陈，三毛是她的笔名，因而也曾成为我30年代的故交《三毛流浪记》作者张乐平先生的义女。在她卒命之年的最后一年，1990年她曾三返大陆，到过北京、新疆、甘肃、西藏，以及她的故乡成都，她的义父居留地上海……看来，她要比我这久居大陆者跋涉得更为辽阔。她告诉别人，自己已经很累了。她曾与一个外国男子结过婚，英年守寡；别人问起她再婚的意图时，她却

说：“如果再婚，我一定要嫁一个大陆上的中国人！”这使我意识到：对许多文学爱好者说来，有关作者的生平细节，也是读者所迫切需要知道的。可不？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

可是，在我们许多《现代文学史》之类的皇皇巨著中，往往满足不了读者这一方面的要求。这也难怪，文学史的职贡只能通过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去论述各个不同作家各自的创作特点，对许多细枝末节的琐屑，是无可奈何只好从略的，要不然，那部著作就不免于滋蔓而芜杂，既没法写也没法读了。所以，在文学史之外，还必需有以某几个作家为主的传记或评传，作为必要的补充。然而，那怕是最详细的传记，也没法把一个作家的各种情况全部写尽，如果都写尽了，那也必然会导致琐细和荒秽，弄到不堪卒读的。况且，我们所说的“现代文学”其时间概念通常限定在三十年内（1919—1949），即从“五四运动”至建国，就说这三十年里，各种各样的“作家”人数总能有几百人吧？——记得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其中包罗了各派和各地的会员，第一批的会员只有300人左右；以后有的地方陆续成立了分会，人数就逐渐增加；到“八年抗战”胜利，估计人数约能达到千人上下。再加上三年解放战争到建国，人数当更增多，但也只能估计有几千人吧？——如果要“十中取一”地都写出传记或评传，那就会形成“汗牛充栋”的局面，读起来也难免不彼此材料重复和相互刺谬，弄得粗糙乏味而且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我以为象《作家的世界》这样的书，能够用心去采集足以反映一定时代作家生活的特殊情况，有助于理解作家生活中的某些

问题的材料，自成起讫地写成若干短章，这还是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的。

然而我也知道，这种“识小录”一类的书其实也是很难容易写的，我自己就不敢写。在30年代，我也适逢时会得侧足于文阵充当过一枚“过河卒子”，由于工作的缘由，结识过不少先辈，亲领过他们的谆谆指引和教诲，因而也颇能得知许多遗闻佚事。不过我在承教之余，也总只是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供辨识方位的参考系（今人多爱写成参照系），用来作为判别趋向和取舍的抉择标准，并没有把它们都当成了不可移易的主臬，因为这些佚事和遗闻，有些的确是事实，决定过某些事物的变化方向，产生过一定的结果；有些却只是某种偶然的因素，它们也会在别的具体时间和条件下发生别样的变化；更有些也很可能有传闻的失误，甚至还有的是出于恶意的攻讦和谣诼，再加上经过传播而添上了低级趣味的渲染，这就应该仔细多方参照而加以鉴别了。牛志安同志是我素识的非常本分的女同志，虽然年事较轻，没有跋涉过六七十年前的文场，也没有阅历过文战中令人啼笑皆非、千奇百怪的情状，然而我认为她是完全能够写好和编好这本书的。此书的两位编著者确实费多年的心力查检了大量的史料，并且还仔细地与作家遗存的著作互相验证过，最后才采撷了最贴近于真实的部分来写出自己的见解。容或其中还可能存在着若干的由于主观体会有所不达而出现的缺失，这就不能“以小眚而掩大德”，不一定就有伤于大雅了。

十分希望此书能以较精美的印刷和装帧迅速发行问世，我也将在今后安排时间仔细阅读和学习，并争取能提出供参

考的想法。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宋代陆游（公元1125—1210）《剑南诗稿》的万余首诗中有一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来，诗云：

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

诗很通俗，但对有些读者似乎要解释几句。这蔡中郎是谁？他是蔡邕，字伯喈，东汉末年人（公元133—192），博学多艺，曾校书于东观，公元178年因上书得罪，髡钳流放远方，遇赦后亡命于江海，后被董卓强迫入朝，王允诛董卓，要治他的罪，他自请黥首刖足以续成《汉史》不许，死于狱中。大量著作都毁于兵燹，传世者不多。可是后世又有个蔡伯喈，变成了赵五娘的丈夫，是个“不义之夫”。近年记忆衰退，已记不清故事的出处了，也无书没法寻找，反正那故事与秦香莲与陈世美的情况近似，似乎昆曲中还有《扫松下书》一折。这大概也由于第一个蔡伯喈名声太高，而史传中只记述他事迹的大端，忽略了他的家庭情况；而赵五娘与秦香莲故事是以妇女命运为主题的，也深入人心，这在农村听众是难以区分的。他们的不同议论观点引起了诗人的感触，故而诗题中的“舍舟步归”四字，是流露了他的颇深的惆怅和慷慨的。谨录放翁诗句，以终结这一篇序引。

——1991、3、14，长春。

I 206.6/26

目 录

序引.....蒋锡金 (1)

上辑 文坛剪影

肩住黑暗闸门的人

——鲁迅先生的感情生活..... (2)

时代三部曲

——郭沫若的婚恋..... (8)

伉俪情深长相知

——茅盾和夫人孔德沚..... (22)

普罗米修斯的圣火

——瞿秋白的高尚情操..... (29)

“我生命中只有祝福”

——冰心的爱..... (40)

新旧交替的姻缘

——胡适先生的婚恋及其他..... (49)

春华秋实话沧桑

——梁实秋先生的婚恋..... (59)

“亚洲侠少”的悲歌

——女作家庐隐短促的一生..... (64)

陶然亭畔蝶双飞

——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生死恋..... (77)

“双烈亭”里祭忠魂	
——郁达夫悲壮的人生·····	(83)
他是一片云	
——徐志摩的悲欢离合·····	(107)
“乡下人”的浪漫曲	
——沈从文的故事·····	(124)
昨夜星辰	
——诗人梁宗岱的浮沉·····	(132)
凄风苦雨话白薇	
——白薇对杨骚的苦恋·····	(143)
狂飙为我从天落	
——蒋光慈的革命和爱情·····	(154)
飞蛾扑火终不悔	
——丁玲的风雨人生·····	(165)
望断青天一缕霞	
——人海中不幸的萧红·····	(171)
海角天涯念知音	
——陈学昭永恒的记忆·····	(185)
太平湖上的挽歌	
——老舍之死·····	(195)
人生舞台上的艺术家	
——曹禺先生的悲喜剧·····	(202)

下辑 文海拾贝

鲁迅先生和“文学研究会”·····	(221)
《呐喊》再版时少了一篇·····	(222)

唐弢看望朱安女士·····	(224)
唐弢和徐懋庸·····	(227)
高长虹·····	(229)
别妇抛雏为请缨·····	(231)
于立忱女士·····	(234)
茅盾的革命家庭·····	(237)
涵芬楼·····	(242)
茅盾名字的由来·····	(244)
茅盾的两位内弟·····	(246)
国内研究茅盾的几位学者·····	(247)
三位新文学奠基人首次会面·····	(250)
张闻天与文学·····	(252)
话说沈玄庐·····	(253)
教育家经亨颐先生·····	(255)
一块怀表的故事·····	(256)
陈氏两姐妹·····	(257)
文坛伯乐·····	(259)
郁达夫和陈仪将军·····	(263)
丑恶的《亚细亚之子》·····	(267)
刘半农兄弟·····	(268)
《给亡妇》与《七宝池上底乡思》·····	(272)
苏雪林其人·····	(276)
两地书·····	(278)
三叶集·····	(280)
纪念碑·····	(282)

爱眉小札·····	(284)
云鸥书信集·····	(285)
学者伉俪 (之一)	
——冯沅君和陆侃如·····	(286)
学者伉俪 (之二)	
——钱钟书和杨绛·····	(289)
文坛双星 (之一)	
——朱自清和闻一多·····	(292)
文坛双星 (之二)	
——巴金和靳以·····	(297)
文坛双星 (之三)	
——艾芜和沙汀·····	(300)
《夜未央》和《告少年》·····	(302)
《少年漂泊者》和《家》·····	(305)
湖南新化三才子·····	(307)
珞珈山三个文学朋友·····	(310)
“汉园三诗人”及其他·····	(314)
苏曼殊和李叔同·····	(315)
休芸芸和丁玲·····	(317)
老舍和赵树理·····	(319)
三十年代自杀身亡的作家·····	(323)
“浩烈之徒”——杨刚·····	(326)
艾青是怎样走向诗坛的·····	(329)
诗人锡金·····	(331)
萧红的小竹棍·····	(333)

左联五烈士.....	(335)
《华威先生》引起的轩然大波.....	(342)
编后.....	(345)

上 辑

文坛剪影

肩住黑暗闸门的人

——鲁迅先生的感情生活

鲁迅先生有过不幸的婚姻。

1906年，鲁迅正在日本留学，母亲几次去信催促他回国。7月，他匆匆回到绍兴，在母亲和亲友的劝说下，与同乡朱安女士结婚。这是一桩痛苦的婚姻，婚后一周，鲁迅就返回日本去了。

朱安女士，1880年生，比鲁迅先生大一岁。她家住在山阴，也属于绍兴县。周家和朱家门当户对。鲁迅先生虽然不同意这种包办婚姻，但他非常孝敬母亲，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也就顺从下来。

鲁迅先生和朱安女士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他对朋友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地供养她。”他又说：“当时正在革命时代，认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

朱安女士一辈子陪伴着鲁迅先生的母亲，1947年6月，比鲁太夫人晚四年，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鲁迅先生在世时，对朱夫人虽不能以情相洽，却能以礼

相待。在生活上，他一直关照着朱安女士。他离开北京之后，全部负担起母亲和朱夫人的生活用费。鲁迅先生逝世之后，许广平接替鲁迅先生照常往北京家汇款。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痛苦的，多少青年男女受着封建礼教的戕害。鲁迅先生抱定“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的想法，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他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鲁迅先生步入中年以后，年轻的许广平闯入了他的生活，唤起了他埋在心底的情爱，迎来了充满生机的新生活。

鲁迅先生终于获得了幸福的爱情。

1925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课，勇敢的女师大学生许广平扰乱了他孤寂的心田。她的青春朝气，感染了鲁迅先生，不容他再迟疑。他们通过长时间的交往，在师生情谊之中熔进了真挚的爱情。

1927年10月，鲁迅先生偕许广平由广州到上海定居，度过了他最后光辉战斗的10年。

许广平成为鲁迅先生的夫人、学生、战友和忠实的助手。鲁迅先生曾以感激的心情写下了他和夫人的这种深笃的伉俪之情：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此中甘苦两相知。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1898年生，比鲁迅先生小18岁。她小名叫霞姑，号景宋。

许广平的祖父任过清朝的官员，母亲是位能诗善词的华侨女儿。许广平刚刚出生，就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有一次父亲和朋友饮酒，酒醉之后，竟以“碰杯为婚”为由，把出生3天的许霞姑许配给了乡绅马家的儿子。长大以后的许广平，勇敢地反抗这门亲事。父亲病故之后，她坚决退婚，毅然离家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女师大学习之初，许广平和北大同乡李小辉有过甜蜜的初恋。不幸，李小辉因护理患猩红热的许广平被传染而夭亡，给她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1925年，女师大闹风潮，全校掀起驱逐封建校长杨荫榆的学生运动，鲁迅先生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支持她们的正义斗争。

许广平作为女师大的学生领袖，怀着敬慕的心情，3月31日给鲁迅先生发出第一封求教信，此后鸿雁往还。收入一百多封信的《两地书》，记录了鲁迅先生与许广平爱的萌芽与苏醒，信中没有风花雪月的闲情，也没有缠绵悱恻的表白，有的是炽热的战斗激情和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求索。正如许广平所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许广平的勃勃朝气和天真，给鲁迅先生寂寞的生活带来了欢欣，一个女孩子对他饭食起居的关心，又给鲁迅先生苦涩的人生以莫大的慰藉，爱情悄悄地在两个人的心田里滋润着，升腾着。

虽然爱是两个人的世界，与旁人无关，可是他们却不得

不背着因袭的重担，在浑浊的历史浪涛里颠簸，撞击。老师和学生相恋已使封建卫道者大作文章，更何况鲁迅先生早有家室。他们的爱情不能为这个嘁嘁嚓嚓交头接耳的社会所容，流言象浊浪一样排空而来。

鲁迅先生和许广平昂首阔步迎着风浪前行。许广平在她所写的《同行者》一文中，公开表示了她对鲁迅先生火热的情愫，对一些“正人君子”的流言蜚语宣战。她说：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戴着道德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她要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对周围的冷嘲热讽，许广平在另一篇散文《风子是我的爱》中给以还击：“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干！”

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到上海定居的行动，反而使那些飞短流长的人们变得哑口无言了。

鲁迅先生对许广平除了有丈夫的深爱，还保持着师生的情谊，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指引她，教导她，他们并肩战斗，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为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鲁迅先生戏称许广平为“害马”（HM），这是因为在女师大闹风潮时，校方漫骂许广平等学生领袖为“害群之马”。这个词简缩为“害马”，成了丈夫对妻子的昵称。每当许广平向鲁迅先生提出一些稚气的问题时，先生总是深情地笑着说：“你这傻孩子！”

鲁迅先生近50岁的时候，许广平生下了他们的独生儿子海婴，先生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他对婴儿、母亲整夜地照料，尽到了丈夫的爱心，对儿子的疼爱，更是溢于言表。